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讀通鑑論卷三

衡陽王夫之譏

景帝

甚哉名義之重也生平人之心而爲鍼鉞劍刃以刺人於
隱者也故名以生實而義不在外苟違乎此疑在肘腋而
先戰乎心夫欲有所爲而無可信之人必危有可信之人
而固不敢信必敗吳太子之諫王濞曰王以反爲名此兵
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以此疑田祿伯不遣循江淮入武
關而坐困於下邑其不信祿伯而因以敗也則太子任其
失藉令假祿伯以兵而祿伯且反也亦未可知是兩窮之

術而姑保其可疑太子固曰王以反爲名兵難以借人名
不正義不直浮鼓其忿欲以逞其中之鏑刃常不去於肺
肝是以無名無義而欲有爲於天下卽以攻無道而不克
況以之犯順哉故自疑者必疑人信人者必自信也自不
可信人不可保疑之而隳功信之而禍亦起符堅以不疑
而亡於慕容垂安慶緒以不疑而亡於史思明吳太子之
言固天理顯露之一幾以震小人而褫之惡能強哉惡能
強哉

文帝且崩戒景帝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則文帝
未嘗須臾忘制吳也故几杖之賜欲以銷其雄心而待其

自敝非玩也中有所恃則可靜以待動而不爲禍先無已則固有以勝之矣柔而不陷於弱本立焉耳鼂錯者焉知此迫而無以應則請上自將而身居守有亞夫之可恃而不知任也身之不保宜矣哉故柔而玩競而不知自疆之術兩者異出而同歸於敗

周亞夫請以梁委吳絕其食道景帝許之梁求救而亞夫不聽上詔亞夫救梁而亞夫不奉詔於是而亞夫之情可見景帝之情亦可見矣委梁於吳以敝吳而卽以敝梁梁之存亡於漢無大損益而今日之梁爲他日之吳楚則敝梁於吳而恃以永安亞夫以是獲景帝之心不奉詔而不

疑景帝之使救也亦聊以謝梁而緩太后之責也故可弗
奉詔而不疑也嗚呼景帝之心忍矣而要所以致之者太
后之私成之也帝初立年三十有二太子榮已長而太后
欲傳位於梁王景帝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探太后之旨
而姑爲之言也竇嬰正辭而太后怒則景帝之甚梁久矣
亞夫委之敝而弗救與帝有密約矣不然兄弟垂危詔人
往援不應而不罪景帝能審固持重如此其定哉后愈私
之帝愈甚之梁其不爲叔段公子偃者幸也故兄弟之際
非父母所得而與親者自親愛者自愛信者自信猜者自
猜全中人於不相激而使賢者得自伸其恩義則以養子

孫於和平坦易之中而無隱情以相傾太后婦人不足以知此爲君子者尙其鑒諸

國無人而不可與立彝倫斁也韓安國泣請於梁王而羊勝公孫詭伏誅田叔悉燒獄辭而梁王之罪解以誠信行於家國骨肉之間彝倫危而得安漢之人才所以卓越乎後世也鄒陽見王信而離其說策士之小慧耳假天性合離之權於閨房陽之智與勝詭等自詫其巧而不知適成乎亂安國也叔也守貞以全仁孝之大者也非佞人之得有功也

算資十而得官景帝減而爲四爭之於銖兩之間亦惡足

以善風俗乎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貲盈
十萬乃得爲吏劭所云古者何古也殆秦人之法也舉富
人子而官之以謂其家足而可無貪畏刑罰而自保然則
畏人之酗飲而延醉者以當筵乎富而可爲吏吏而益富
富而可貽其吏於子孫毀廉恥奔貨賄薄親戚獵貧弱幸
而有貲遂居人上民之不相率以攘奪者無幾也自非嬴
氏爲君商鞅爲政未有念及此以爲得計者也嗚呼亦有
自來矣世之亂也一策行而取卿相一戰勝而有封邑故
草野貧寒之子忘軀命遊於刀鋸鼎鑊之下以弋獲官邑
於是而如餒者之得食焉快貪饕而忘哽噎於是天下苦

之人主厭之而矯之以任富人子以是爲愈於彼也雖然豈必無以養天下之廉恥而需此哉矯枉者之枉甚於所矯而天下之枉不可復伸爲君子者清品類慎交遊遠挾策趨風之賤士以使人主知所重輕焉何至貽朝廷以菲薄賢智輕側陋之心問居羸而揖進之哉

班固叙漢初之富庶詳矣蓋承六國之後天下合而爲一兵革息官吏省饋享畧置郵簡合天下而僅奉一人以王而府天下粟帛貨賄流通關徼弛而不滯上下之有餘宜矣嗚呼後之天下猶漢也而何爲憂貧孔棘而上下交征之無已也班固推本所由富庶原於節儉而曰高帝令

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雖弛其
禁然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
民山川園池市井租稅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取其入爲私
奉養不領於經費知言也夫尤要者則自困辱商賈始商
賈之驕侈以罔民而奪之也自七國始也七國者各君其
國各有其土有餘不足各產其鄉遷其地而弗能爲良戰
爭頻而戈甲旌旄之用繁賂遺豐而珠璣象貝之用亟養
游士務聲華而游宴珍錯之味侈益之以驕奢之主後宮
之飾狗馬鴈鹿絃服殊玩之日新而非其國之所有於是
而賈人者越國度險羅致以給其所需人主大臣且屈意

下之以遂其所欲得而賈人遂以無忌憚於天下故窮耳目之玩遂旦暮之求者莫若獎借賈人之利而貧寒之士亦資之以濡濡賈人日以尊榮而其罔利以削人之衣食陽與而陰取者天下之利天子之權倒柄授之而天下奚恃以不貧且其富也不勞則其用也不恤相競以奢而殄天物以歸靡爛弗困弗辱而愚民榮之師師相效乃至家無斗筲而衣絲食粢極於道殣而不悔故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無道之世淪胥而不救上下交棘而兵戎起焉非此之懲國固未足以立也高帝之令班固之言洵乎其知本計也人主移於賈而國本凋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

讀通鑑論卷二
五
許衡自以爲儒者也而謂士大夫欲無貪也無如賈也楊
維禎顧瑛遂以豪逞而敗三吳之俗濠泗之遷受興王之
罰而後天下甯移風易俗古今一也

武帝

董仲舒請使列侯郡守歲貢士二人賢者賞所貢不肖者
有罰以是爲三代鄉舉里選之遺法也若無遺議焉夫爲
政之患聞古人之效而悅之不察其精意不揆其時會欲
姑試之而不合則又爲之法以制之於是法亂弊滋而古
道遂終絕於天下郡縣之與封建殊猶裘與葛之不相沿
矣古之鄉三年而賓興貢士唯鄉大夫之所擇封建之時

會然也成周之制六卿之長非諸侯人相則周召畢榮毛
劉尹單也所貢之士位止於下大夫則雖賓興而側陋顯
庸者亡有且王畿千里侯國抑愈狹矣地邇勢親鄉黨之
得失是非旦夕而與朝右相聞以易知易見之人才供庶
事庶官之冗職臧否顯而功罪微賓興者聊以示王者之
無棄材耳非舉社稷生民之安危生死而責之賓興之士
也郡縣之天下統中夏於一王郡國之遠者去京師數千
里郡守之治郡三載而遷地遠則賄賂行而無所憚數遷
則雖賢者亦僅採流俗之論識晉謁之士而孤幽卓越者
不能遽進於其前且國無世卿廷無定位士苟聞名於天

下日陟日遷而股肱心膂之任屬焉希一薦以徼非望之
福矯僞之士何憚不百欺百讎以迎郡守一日之知其誠
僞淆雜甚矣於是而懸賞罰之法以督之使慎何易言慎
哉人則哲堯所難也故絲極而僉曰試可者勿罪生不
與同鄉學不與同師文行之華實孝友之真僞不與從事
相覺察偶然一日之知舉刑賞以隨其後賞之濫而罰者
冤以帝堯之難責之中材庸詎可哉其弊也必樂得脂韋
括囊之士容身畏尾持祿以幸無尤又其甚者舉主且爲
交託營護而擿發者且有投鼠忌器之嫌則庸鰲競乘而
大姦營窟所必至矣聞一鄉之有月旦矣未聞天下之有

公論也一鄉之稱且有鄉原四海之譽先集僞士故封建
選舉之法不可行於郡縣易曰變通者時也三代之王者
其能逆知六國彊秦以後之朝野而豫建萬年之制哉且
其後漢固行之矣而背公死黨之害成至唐宋而不容不
變故任大臣以薦賢因以開諸科目可矣限之以必薦而
以賞罰隨其後一切之法必敝者也封建也學校也鄉舉
里選也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則踳矣用今日之才任今日
之事所損益可知已而仲舒曰三王之盛易爲堯舜之名
可及談何容易哉

鄉舉之法與太學相爲經緯鄉所賓興皆鄉校之所教也

學校之教行之數十年而鄉舉行焉所舉不當者罰之罰其不教也非罰其不知人也仲舒之策首重太學庶知本矣不推太學以建庠序於郡國而責貢士於不教之餘是以失也經天下而歸於一正必同條而其貫雜則雖矩範先王之步趨而迷其真惟同條而其貫統天下而經之則必乘時以精義而大業以成仲舒之策曰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此非三代之法也然而三代之精義存矣何也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合三代之粹而闡其藏者也故王安石以經義取士踵仲舒而見諸行事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安石之經學不醺矣然不能禁後世之醺

而能禁後世之非經元祐改安石之法而並此革之不知
通也溫體仁行保薦以亂之重武科以亢之楊嗣昌設社
塾以淆之於是乎士氣偷姦民逞而生民之禍遂極皆仲
舒之罪人也況孔子乎若夫割裂鞏帙而無實也司教者
之過也雖然以視放言綺語市心惡習睨徑竇以徼詭遇
者不猶愈乎習其讀粗知其義雖甚小人且以是爲夜氣
之雨露教亦深矣

淮南王安之諫伐南越不問而知其情也讀其所上書許
天子之過以搖人心背漢而德已豈有憂國恤民仁義之
心哉越之不可不收爲中國也天地固然之形勢卽有天